

九年的时间跨度，顾少强口中的“看世界”，成为了人们追求理想的代名词。

2024年春节，郑州暴雪，顾少强已回到郑州老家两年多了，之前，诗与远方的生活不断被刷新关键词——定居四川、开民宿、结婚生子、接商业活动。人们笃定她“后悔了”。但下一秒，又会像八卦记者一样地提问：你怎么不去看世界？商业化是不是为了赚钱？诗与远方，为什么不继续了？

很多人眼中，顾少强变了。实际上，她一直是那个不惧他人目光的老师。在日夜更迭的细碎时光里，她还在不断探寻生活的真相。她曾说：“如果有一天我的生活成了一地鸡毛，我能把这些鸡毛全捡起来，把它扎成一个鸡毛掸子，弹掉我身上所有的灰尘，继续往前走。”

人们急于划分远方的诗和眼前的苟且，为现实的困顿，找到一个可能的出口。而顾少强认为，诗，未必在远方。

最好的选择

在一个小时的对话里，顾少强的生活一点点呈现出画面。

轻幽默、松弛感、洒脱，几个词语不能概括顾少强的全部。最直接的感受是，顾少强是一个鲜活的个体，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：“我不清楚以后会走向何方，但我知道自己过往所有的选择，都是当下推理后最好的选择。我喜欢我所有的选择，从未后悔过。”

从离开郑州、定居成都、旅行游走，再回归家乡，顾少强的选择

似乎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预期。有唱衰者觉得，顾少强用9年时间证明理想终究惨败于现实；也有支持者评价，其敢于迈出圈子人生已经比大多数人精彩太多。“可别人怎么看，重要吗？”

想做，去做，顾少强的梦想照进现实，甚至不需要三步走。朋友用“打直球的中年少女”形容她，讨论度极高的“中年危机”四个字，在顾少强身上也找不到一丝影子。谈及回郑州，原因并不复杂，因为母亲对四川气候的不适应，孩子需要现代化的教育。那个当下需要且想做，无需郑重其事，没有重要理由。

2016年，顾少强的女儿出生，取名“于适”，小名“小鱼儿”。鱼的记忆只有7秒，顾少强希望，女儿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，这种快乐无需他人定义，过自由如风的生活。顾少强的客栈名叫“远归”，建在街子古镇，里面有十几个小房间，招呼南来北往的驴友们。

街子古镇，位于四川崇州市西北群山北麓，这里的远山绿水迎接了女儿的诞生，给了她快乐的滋养。顾少强描述在镇子里带女儿的一个普通周末：清晨，睡到自然醒，去镇子河边溜达，踩水，坐在石头上，给女儿唱唱越剧，讲讲哲理；午后，听听川剧，去菜市场买菜，讨价还价；晚上围着篝火，边唱边跳。

顾少强爱这里，古镇民风淳朴，有很多原住民，物价亲民到走在街镇上，不时看到成都来旅游的姑娘们，拎着十几斤排骨，或扛着半扇猪肉。但古镇跟现代化比较脱节，顾少强清楚，当女儿该接受教育时，就需要更好的师资、更前沿的资讯



右图：2016年，顾少强写的书《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》出版。

去刺激她的感官。

几年前，古镇难以提供女儿所需，顾少强曾带着女儿从古镇迁居绵阳，又从绵阳搬到成都，但母亲适应不了成都的潮湿。“她睡觉时候常觉得脖颈不舒服，换了很多种枕头都解决不了，后来我们才发现是气候问题，相比之下她还是喜欢郑州。”

“当年我离开郑州，母亲说，这是我的梦想，她支持我飞往更辽阔的天空。现在，母亲年龄大了，也需要我的一个承诺，照顾和陪伴，目前生活重心的转变，就是当下最好的选择。”那天，顾少强没有任何犹豫，迅速收拾行囊，带着家人返回了郑州，一如当初离开时那样果断。

漂泊的日子里，顾少强一直保持着松弛的状态。

辞职后，她留在四川古镇开客栈，当时很多朋友问她，世界那么大，为什么不再选择一下？顾少强只记得，那年5月份，街子古镇飘满白色栀子花香，河边大片盛开的三角梅，有新鲜蔬果，有爱人和屋宇，像儿时生活过的大院，“我想要的东西，这里都能满足”。

搬家成都，也是临时决定的。那年，成都电视台邀请顾少强来做一档栏目的嘉宾，每次开过去要好几个小时，顾少强不愿疲累，把搬